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疏卷五至

七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七十二

經部

孟子集疏卷五

宋蔡模撰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

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

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

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集疏曰問孟子言性善繫辭却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也朱子曰在天地言之則善在先性在後在人言之則性在先善在後易以天道之流行言孟子以人性之發見言唯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孟子言性善是就發處說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也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便知性之本善也又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孟子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孟子不曾推原源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問孟子說本性善不說氣稟何也曰孟子但說本性善失却這一節蓋心有善惡性無不善若論氣質之性則有不善問凡言善惡必先善而後惡何也曰先有理而後氣也問孟子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言必稱之何也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互相表裏蓋人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方做得箇人無所欠缺然也只是本分事又曰七篇論性只此一處已說得盡須是日日讀一過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

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

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覲 古
覲 反

○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

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反

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集疏曰。朱子曰。滕國小絕長補短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之一鄉。然孟子與之說時。只說猶可以為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者告之。又不多時便為宋

所滅又曰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麻了一上及其定疊病自退了或問孟子道性善而言必稱堯舜者何也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猶有不得而聞者而孟子之言性善乃以語夫未嘗學問之人得無凌節之甚耶曰性命之理若究其所以然而論之則誠有不易言者若其大體之已然則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蓋必知此然後知天理人欲有賓主之分趨善從惡有順逆之殊董子所謂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然後能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程子所謂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皆謂此也曰世子疑孟子之言而孟子之不拒何也曰孟子之言非當時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之信而亦莫之疑也世子復來則豈其愚之未得而不舍於

心與故孟子雖若怪之而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或曰孟子之言性善非與惡對之善也特贊美之辭耳信乎曰此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孟子之論性善至矣而荀揚韓氏或以為惡或以為混或以為有三品最後釋氏者出復有無善無惡之論焉儒者雖習聞乎孟子之說然或未知性之所以為性於是悅於彼說之高而反蓋吾說為不及則牽孟子之說以附焉而造為是說以文之蓋推性於善惡之前而置孟子於異同之外自以為為得性之真而有功於孟氏之門矣而不知其實陷於釋氏之餘直以精神魂魄至粗之質而論仁義禮智至微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彝之實德而指為贊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別立無對之虛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為同體特因其發之中節與否而後有善惡之名焉則亦勞力費辭而無復髣髴孟子之遺意矣惜乎吾不得從事於其門以質其說庶乎其有相長之益也又玉山講義曰所謂性者天之生此人也無

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者哉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聚而成質氣有清濁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而無物欲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愚之氣又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為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彊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

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
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
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
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欲深固則其勢雖順且
易亦須猛勇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於其初故孟
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
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至難矣又曰胡季隨主
其家學說性不可以善言本然之性是上面一箇其尊
無對善是下面底纔說善時便與那惡對非本然之性
矣孟子道性善非是說性之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箇
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之類此胡文定之說某嘗辨之本
然之性固渾然至善無惡可對此天之賦予我者然也
然行之在人則有善有惡行得善者即本然之性豈可
謂善者非本然之性若如其言有本然之性又有善惡
相對之性則是有兩性矣方其得於天者此性也及其
行得善者亦此性也只是纔有箇行得善底便有箇不

善底所以善惡須著對說不是元有箇惡在那裏等待
他來與之為對只是行得錯底便流入於惡耳自致堂
五峯其說益差遂成有兩性然文定之說又得於龜山
龜山得之東林摠老摠極聰明龜山嘗問孟子道性善
是否摠曰是又問性豈可以善惡言摠曰本然之性不
與惡對此語流傳自他然摠之言本亦未有病蓋本然
之性是本無惡及至文定遂以性善為贊嘆之辭到得
致堂五峯遂分成兩截說善底不是性若善底非本然
之性却那處得這善來既以善為贊嘆之辭便是性本
善若非性善何贊嘆之有二蘓論性亦是如此嘗言孟
子道性善猶云火之能熟物也荀卿言性惡猶云火之
能焚物也龜山反其說而辯之曰火之所以能熟物者
以其能焚故耳若火不能焚物何能熟蘓氏論性自堯
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未嘗分善惡言
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始支矣更不看道理只說
我行得底便是諸胡之說亦然又與梁文叔書曰近看

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醜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能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也黃氏云滕之為國方五十里國之至小者也間於齊楚勢之至危者也以至小之國處至危之勢干戈相尋窮焉傾覆可立而待也文公思所以自全之策不謀之申商管晏之徒顧乃即孟子而問焉孟子亦當告之以國若何而富兵若何而彊庶乎其可瘳也一則曰性善二則曰堯舜何其迂闊不切事情邪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堯舜者盡此性者也苟盡此性堯舜可為也況於區區之富彊乎人無賢愚均具此性堯舜之聖人皆可為何獨於文公而疑之孟子歷引

成覲顏淵公明儀之言所以釋文公之疑卒之以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所以屬文公之志也道之不明久矣
舉天下之人汨沒於利欲之中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
者死權品廢馮生天之所以予我而堯舜可為者憤然
莫覺也誠能深思孟子之言而屬之以自彊之志則將
有超然獨立于萬物之表而天下之至貴無以復加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
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
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

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

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

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常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羣也羣布也紆縻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集疏曰朱子曰孟子答滕文公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義又按記中庸篇曰三年之喪達乎天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

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

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授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集疏曰朱子曰古宗法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故孟子載滕之百官父兄語曰謂然友曰吾他吾宗國魯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

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

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

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

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歆川
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

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
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

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
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

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

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集疏曰或問三年之喪何也朱子曰人子之心無窮也聖人以為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也故為之立中制節使賢者

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齊疏之服饗粥之食何也
曰服義不安而食旨不甘也其為大本大經何也曰自
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
也孟子生於戰國紛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
其學得孔氏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
其攷論制度雖若踈闊有如張子之所病者而於大本
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
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
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
小不備而不敢為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
以深歎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為之如叔
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 ○滕文

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

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音綯

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絢絞也。亟急也。來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民之為道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

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

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節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

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

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

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

藉也

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

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什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如此而以十四畝爲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集疏曰問周制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所以不爲井者何也朱

子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
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
者又云近郊之民王之內地也其輦輦之事職無虛月
追胥之比無時無之其受廛為氓者固與畿外之民異
也七尺之征六十之舍王非姑息於邇民也遠郊之民
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治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
羨其受廛為氓者固與內地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
五之舍王非荼毒於邇民也園廛二十而一若輕於近
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擾擾則不能以寧
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
器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以加加則必至於忘本
是故二十而五園廛漆林本末所繫近郊遠郊勞逸所
繫問集註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謂鄉遂都鄙初無
二也曰此亦不可詳鄉遂都鄙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
鄙田制不同周禮說得分明

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
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
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
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

母也

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弓或音普覓反者非養
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

糞壙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
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推

幼子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益子嘗言文王治
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

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
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

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集疏曰問世祿是食公田之入不知都長比長之屬有祿否朱子曰恐未必有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

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集疏曰朱子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這是不曾識周禮只用詩意帶將去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

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

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明此而已。

滕國編小

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集疏曰。或問先王之學教民。其效如此。後世學校固未嘗廢。而獨未覩其效。何耶。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咏歌弦誦之間。洒掃應對之際。所以漸摩誘掖勸勵作成之音。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無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頹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教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

之時哉先世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
欲以漸變流俗之繆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
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後之君子有
能深攷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
詩云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大詩

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
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集疏曰朱子曰孟子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
王者師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國大方做得小底亦
不奈何又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
也只是說得在這裏滕也只是做不得
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
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

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彊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

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

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請野九一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

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
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
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
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集疏曰朱子曰國中行
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四族為黨
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
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
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鄉遂却行井牧之法
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使
有長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
井田之法孟子說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
徹先是五十後是七十又是一百此等亦卒難曉須以
周禮**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
為本

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餘夫二十五畝
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集疏曰問圭田餘夫之田是在公田所分之外否朱子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餘夫二十五畝乃是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孟子亦言其大槩未必見周禮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

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

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

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

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
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
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此其大略也若夫潤
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

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於先王之意也。○
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
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
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
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
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
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
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
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
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

禮俗救_之蓄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集疏曰朱子曰什一之法傳於今者大畧如此其詳不可得而知矣以孟子考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其輕重又不同而考之周禮則行助法處有公田而行貢法處無公田也問圭田是在公田私田之外否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二百四十井此外又圭田五十畝也又問卿士大夫之有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如井九百畝而百畝為公田之類曰其制未及詳考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圭田無征又問周制百畝之田十六而受六十而除若人物繁廢而田有

限不知何以處之曰人多田少以今料之誠有此患但
程張二先生以為田無不足之言此必有說未暇考之
又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
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說井田只這幾句是
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又曰貢助
異法貢則直計其五畝之入自賦於官助只須計公田
之中八家各助七畝只得五十六畝其十四畝須依古
法折除一家各得一畝若千步為廬舍方成八家各助
耕公田七畝也或問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張
子嘗言之矣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
而浸廣及周而大備徐氏謂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
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亦隨時而加焉然
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
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
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
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邪或問益

子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東萊呂氏曰以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三篇首章攷之孟子先適梁次適齊次適宋次適滕其在宋也雖未嘗與王偃語如戴不勝戴盈之徒其意亦拳拳矣然皆志懦力弱不足以有為獨滕文公尊嚮甚篤觀孟子答畢戰井地之問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則既命戰推行之矣遠方之人願受一廛而為氓者踵至則推行亦既有效矣不幸文公信道不篤溺於許行之說脅於齊楚之威不能終其序豈非天哉揆按孟子告齊梁不易五畝之宅之說滕問為國則以為民事不可緩問井地則告之以仁政必自經界始蓋有以厚民之生斯可以善民之心三代仁天下之道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

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

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

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捆音閭。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耜耨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屨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

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掾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

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

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

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

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

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

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雍飧

音孫惡平聲。饗飧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

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

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

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

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鬲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飢所
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

反皆孟子問
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

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

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此
孟子言而陳

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治為釜鐵
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

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

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

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

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聲食

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之時天

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禹䟽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禮反漯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

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䟽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蘓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淪亦䟽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汶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集䟽曰朱子曰決汝

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害於理也只是行文之失不必曲為之說又曰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為虞官至舜命之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鳥獸耳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蘊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模按書傳與集註少異書傳實經先師晚年所訂正當以為定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

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

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

秉彛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爾書曰天叙有

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益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

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

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集疏曰問振德猶施惠否朱子曰不是財惠只是施之以教化楊氏曰舜之臣二十

有二人而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所謂五臣者孟子所稱是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

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

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

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

人難

為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

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

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

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

哉言盡君道也。魏巍高大之貌。不與猶曰不相闕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

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

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

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

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

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
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
皜音果。三年古者為師

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
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
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
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
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
有若所能髣髴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
也
今也南蠻駸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

之亦異於曾子矣

駛亦作賜古役反。駛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

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

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弼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

同之是亂天下也。臣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

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

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集疏曰或問許行為神農之言而有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說何邪。朱子曰程

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
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
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
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時乎又
曰尹氏之說當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其說曰異
端邪說眩惑時君各欲售其說者豈有既哉孟子力闢
許行之言歸之正道可謂盡善盡美矣雖然古之為異
端者則亦自處於異端而已至於後世則又有學孔孟
之道而志於異端邪說者此道之所以益難明也其亦
時之不幸也夫又余隱之曰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
既而許子為神農之言告文公文公與之處孟子蓋嘗
闢之以從許子之道是相率而為偽惡能治國家則知
文公行孟子之道不克終矣當是時許行稱之曰仁政
曰聖人亦不可謂行孟子之言無驗若滕侯終禮孟子
使為輔相而授以國
政安知其不可為乎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闕。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

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

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

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

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

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

易天下謂易移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
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
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
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
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

匍匐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

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
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
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
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
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
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

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

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

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

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
去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

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
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

共食之也。顙顙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恐。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知。悉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也。反覆也。藁土籠也。裡土舉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徐子以

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音武。間如字。然茫然自失之貌。為

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集疏曰。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夷寇賊。

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
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
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
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
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
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為愛者有
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
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
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
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
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
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竊以為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
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
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真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
不可也又曰愛無差等何止二本蓋千萬本也但愛吾

親又兼愛他人之親是二愛並立故曰二本施由親始
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意却不知愛無差
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
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又曰
愛由親始入多疑其知所先後而不知此正是夷子錯
處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
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夷子
但以此解厚莫其親之一言而不知愛無差等為二本
也又曰夷子所說愛無差等此是大病其言施由親始
雖若粗有差別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
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子所以卒
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孟子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
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也命之矣
之字作夷子名方成句法若作虛字則不成句法

孟子集疏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七十三

經部

孟子集疏卷六

宋 蔡模 撰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

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孟

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

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園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

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表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可往見之意

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

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

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

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

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

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

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

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矣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其的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

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此必二反○此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集疏曰尹氏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問枉尺直尋朱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已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身既枉了如何直人又曰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得枉尺直尋四字以利言則如臨難致死義也若不明其理則見危死事者反不如偷生苟免之人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民之秉彝不可磨滅

如此又曰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刀鋸在前而不避非其氣不餒如何強得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夫子所以有取於虞人而孟子亦發明之李先生說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愚謂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又曰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必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就理上求之○景

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

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

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馬於虔反冠去聲女

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

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

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

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集疏曰或問大丈夫之說其

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彛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賤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下視儀衍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又曰數日在家看得孟子兩篇今日讀滕文公篇觀其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中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又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唯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著他便能如此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在彼者皆我之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

哉又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此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此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守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兩句則居廣居是體立正位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知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又曰居字是就心上說立字是就身上說行字是就施為上說黃氏云古之仕者為道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後之仕者為利故知有人而不知有己古之君子非仁不存非禮不立非義不行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於我何與焉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日交乎前而不暇顧也後之君子心之所固有事之所當行何者為仁何者為禮何者為義情然莫覺也功名而已耳利祿而已耳以區區之私意小智汲汲然求售於人慮人之不已用也委曲遷就以求順於人幸而得志哆然自以為莫

已若也小不如意則戚戚然幾不能以終日矣公孫衍張儀戰國之遊士也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則其才亦有足稱者矣以其無學而不知道也一切求順於人孟子至以妾婦目之況於學不及古人才不及公孫衍張儀哉夫順於人者人之所喜也不順於人者人之所惡也然順於人者非有他也以其威福之權足以生殺榮辱乎我也即是心而充之則貪得嗜利背君賣國者皆若人也豈但妾婦之可羞而已哉若夫守道之士不肯脂韋嫵媚以順乎人者不但出處去就言論風旨之得其正也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何叔京名鎬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

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懸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

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

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

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

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

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

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絃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綽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官世婦使繅

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
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
以覆器者○藉在亦反絃音宏
來力內反繭古典反禕音暉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

哉

為去聲
舍上聲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

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
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
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

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

謂君子遊宦之國膏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以忘義也○集疏曰或問君子之必仕何也朱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况君子學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後有以行其道而及於人使其君為堯舜之君其民為堯舜之民是君子之所願欲也退而窮處蓋不得已而然耳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

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

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
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

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
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

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

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

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
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

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
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

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

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

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似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

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有人於此毀丸畫墁其志將以求

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武墁

安反子食之食亦音似○墁牆壁之飾也毀丸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集疏曰或問孟子之論食志食功之別何也朱子曰食志而不食功則正士日遠而苟賤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萬章問之分則梓匠輪輿得以加諸為仁義者上矣

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去惡

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

孟子曰湯居

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
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
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
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

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似要平聲餉式

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
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

仲虺之誥也仇餉
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

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

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

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

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

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来其無罰

載亦始也

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

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

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

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似。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

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

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

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

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

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強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集疏曰李氏常語云如益子所言家家可以行王道人人可以為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朱子曰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由孔子而下下而為臣固家家可以得行矣湯武適遭桀紂故不幸而有征伐之事若生堯舜之時則豈得左洞庭右彭蠡而悍然有不服之心邪其在九官羣后之列濟濟而和可知矣如此則人人為湯武又何不可之有或問湯為童子復讎而四海之內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表裏

洞達故一有所為則天下信之如兩暘寒暑無不感無不通也然書所謂葛伯仇餉者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

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

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

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

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

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

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

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

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

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

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

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闕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

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闕音勸○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

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闕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

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

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

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于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

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集疏曰：問不見諸侯，何義？朱子曰：孟子之時，時君重士為士者，不得不自重，故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見。自是當時做得箇規模如此，是了。如史記中列國之君，擁篲先迎之類，却非是當世輕士而孟子有意於矯之，以自高也。或問陽貨之闕亡，此不足責孔子亦闕亡而往，則不幾於不誠也？邪？曰：據道理合當如此，彼以闕亡來我，亦闕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

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也？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

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

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

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

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去好

聲下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

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

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

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

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泝水
泝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

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

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
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

也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

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

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

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
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

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

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

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

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

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傳典庸禮

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

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

橫為皆去聲萐皮表反○揚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

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揚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集疏曰按程子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揚墨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蓋其差必至於也是也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揚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又曰揚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已列子云伯成子羔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又曰楊氏見世間

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簣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為則天下事孰誰理會此便是無君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或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入則後救之若君親與他人不分先後則待君親猶他人也便是無父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也曰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沒合殺使天下悵悵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尚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楊氏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啓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也驗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

不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

志於時然揚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揚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揚墨蓋揚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揚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

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並之也總結上文也○集疏曰問孔子作春秋特載之空言亂臣賊子何緣便懼恐未足以為春秋之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衆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及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懲勸

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爾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

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前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

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

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詖淫辭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

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拯之再言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

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

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

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集疏曰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先者何也朱子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

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衆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衆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天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曰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不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源流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又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孟子却又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又曰此段最好看見得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此見得聖賢是甚麼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闕鑿處得聖賢出來補直是有闔闢乾坤之功又與南軒張氏書曰近讀孟子至答公都子好辯一章三復之餘廢書太息只為見得天理忒煞分明便自然

如此住不得若見不到此又如何強得也然聖賢奉行
天討却自有箇不易之理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此便與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意一般舊來讀過亦
不覺近乃識之耳不審以為如何答曰孟子答公都子
一章要須如此方為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
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東萊呂氏書曰謂異端之不息
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
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為此懼
閑先聖之道舊說以閑為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政
以吾道之衰耳孟子所以不求之他而以閑習吾先聖
之道為急務而淫辭詖行之放則固自有次第也所以
為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
內修處工夫或少耳朱子答曰所喻閑先聖之道竊謂
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貫通若作閑習意思
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說則閑習先聖之
道者豈不辨析是非反覆同異以為致知格物之事若

便以為務為攘斥無敘藏持養之功而不敢為則悲其所開習者終不免乎毫釐之差也此事本無可疑但人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得許多窒礙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回互費力也模倂錄朱子與張呂二先生往復書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以見平日講學明道者如此

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

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辯而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

螬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

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

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

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夫

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

抑亦盜蹠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

蹠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

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

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必纊音盧○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
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頻顙曰惡
用是鰕鰕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
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閭辟音避頻與顰同顙與蹙同

予六反惡平聲鰕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
鰕鰕鰕聲也頻顙而言以其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
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

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

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
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
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
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
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
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
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
以為廉哉○集疏曰或問司馬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為
不義之祿蓋為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
不義之室蓋為不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責
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
非中行亦猶者有所不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歟其說
奈何朱子曰仲子齊之世家則祿與室非其兄不義而
得之矣設其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
則夫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非而遂滅天性之恩哉飾
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誅而

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
夫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又讀余隱之尊孟辨
曰溫公所謂口非而身尊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為
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大義一日
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
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
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
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孟子集疏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七十四

經部

孟子集疏卷七

宋 蔡模 撰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
八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
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負之器也矩所以為方

之器也師曠晉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簡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

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

仁政是也。范氏曰：齊宣王不忍一牛之死，以羊易之，可謂有仁心。梁武帝終日一食蔬，素宗廟以麴為犧，牡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

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詩大雅假樂之

篇愆過也率循也章典法也所行不
過差不遺忘者以其循用舊典故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

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負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

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

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

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然猶以為未足
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

而仁之所
被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

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丘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鄒

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
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

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

惡於衆謂貽患於下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

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此朝音潮○

而在高位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工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其不亡者僥倖而已○集疏曰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信如憑信之信此箇道理只是要人信得及若信得及自然依那箇道理行不敢踰越惟是信不及所以妄作又云上無禮下無學此學謂國之俊秀者前面工是百官此學字是責學者之事惟上無教下無學

所以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蠹國害民非賊而何然其要只在於仁者
宜在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故曰城郭不完兵

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

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辟與聞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

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為亂鄒氏曰詩曰天之方蹶無然

泄泄

蹶居衛反泄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急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羣臣無

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荅反○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詆非

也毀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

唯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鄒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此所以責其臣○鄒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集疏曰或問孟子告齊宣王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者固王政之本也今日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則是所謂仁心者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者又在此心之外也曰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其篇末所論制民之產云者則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亦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

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廣之以盡夫法
制之善而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他
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
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未免於徇私妄作之失
譬之蔑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負其器之不至於苦窳
也幾希矣曰所謂陳善閉邪者奈何曰君有邪心所當
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
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為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
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
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者豈虛語哉問責難於
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恭與敬何以別曰大槩一
般只恭意較闊大敬意較細密如以三代望其君不敢
謂其不能便是責難於君便是恭陳善閉邪是就事上
說蓋不徒責以難凡事有善則陳之邪則閉之使其君
不陷於惡便是敬責難於君是尊君之辭先立箇大志
以先王之道為可必信可必行陳善閉邪是子細著工

夫去照管務引其君於當道陳善閉邪即是做責難工夫恭是就人君分上理會把做大人看致恭之謂也敬只是就自家身上做如陳善閉邪是在已當如此又曰人臣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他十分事臨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他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之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志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之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孟

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

矩盡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

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

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

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負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集疏曰規矩是方負之極聖人是人倫之極蓋規矩盡得方負聖人盡得人倫故物之方負有未盡處以規矩為之便見人倫有未盡處以聖人觀之便見聖人無一毫之不盡故為人倫之至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觀二典可見是事事做得盡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

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

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

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實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而改

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

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集疏

曰或問二章之說曰人之生也均有是性均有是性故均有是倫均有是倫故均有是道然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此堯舜之為君臣所以各盡其道而為萬世之法猶規矩之盡夫方負而天下之為方負者莫不出乎此也故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負之極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得盡乎天理之全矣程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問程子道無無對之語奈何曰此雖非正為孟子之言而發然其所言亦可深味與所謂性善無對之云者異矣予嘗與人論此而問之曰棊局之中一路者孰為對乎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深有會於予意知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猶言

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也若論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夫道一而已矣者也

○孟子

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

也禹湯文武以仁得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謂國

諸侯之國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

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死

今惡死亡

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

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

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平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

也智敬
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是也反求諸己
謂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
無不正矣天下歸
之極言其效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見前篇亦承上

章而言○集疏曰朱子又曰益于此章都是趙向上去
更無退下來今人愛人不親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親
也休治人不治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治也休禮人不
答更不反求諸己教你不答也休我也不解恁地得彼
不仁不義無禮無智我也不仁不義無禮
無智大家做沒理會人還有這道理否

○孟子曰人

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

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恒常也雖常言之而未必知其
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

此亦承上章而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

政不難不得罪於臣室臣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

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臣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

正而取怨怒也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盛大流行之貌溢充滿也蓋臣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入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臣室擅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

乎天下矣裴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爾政此類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

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

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

也○集疏曰朱子曰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是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只是以力論全不暗是問小役大弱役強亦曰天何也曰到那時不得不然亦是理當如此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

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女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役強之事也令

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蠻夷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

而以女與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

受命於先師也

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般樂怠傲皆若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

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

必為政於天下矣

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冊舉而行之所謂師

文王也五年七年以其所乘之勢不同為差蓋天下雖無道然修德之至則道自我行而大國反為吾役矣程子曰五年七年聖人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皆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益耳

詩云商之孫

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

仁天下無敵

裸音灌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

事釐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也將

助也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於周矣所以然者

以天命不常歸于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于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

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衆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衆猶所謂難為兄難

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

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恥受命於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

而不師文王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此章言不

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集疏曰
范氏曰治天下莫大於仁故前章云堯舜不以仁政不
能平治天下又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又曰三代之
得天下也以仁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此章云仁不可
以為衆也仁者天德之至尊聖人之最先天之所以大
者仁而已聖之所以為聖者亦仁而已易乾卦元為四
德之首孔子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在
天則為元在君子則為仁乾之德以仁為首故能統天
聖人之德以仁為大故能長人天所以首出庶物為萬
物父母者為能養萬物也聖人所以首出庶民為萬民
父母者為能生養萬民也天子所居者天位所治者天
職惟能好仁則與天同德而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
所照霜露所墜無不歸之矣問集註聽天所命朱子曰
今之為國者論為治則曰不消得十分底事只如此隨
風俗做便得不必須欲如堯舜只恁地做天○孟子曰
下也治盡是這樣苟且所謂聽天所命者也

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蓄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而利其災者

不知其為危災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澹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澹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浪音即○澹浪

水名纓冠系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

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

夫人必自侮然

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

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此之謂也

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

皆其自取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

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

勿施爾也

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聚斂然民之所惡則勿施於民鼂錯所謂人情莫不欲

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走音奏○曠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陂魚者獺也

為叢陂爵者鷦也為湯武陂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陂與驅同獺

音聞爵與雀同鷦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鷦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

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陂矣雖

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皆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

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

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艾草名所以灸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

然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詩云其何能淑載

昏及溺此之謂也

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則也昏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

以陷於亂亡而已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

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

義謂之自棄也

暴猶害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

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必不能行與之有為必不能勉也程子曰人苟以善

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摩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

不能化而入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仁宅

已見前篇義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

而不由哀哉

舍上聲○曠室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人自絕之是可哀已此聖賢之深

戒學者所當猛省也○集疏曰朱子曰自暴是非毀道理之人自棄是放棄道理之人自暴者是剛惡之所為

自棄者是柔惡之所為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如言則非先王之道之非謂所言必非詆禮義之說為非道是之謂暴戾我雖言而彼必不肯聽是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謂其意氣卑弱志趣凡陋甘心自絕以為不能我雖言其仁義之美而彼以為我必不能居仁由義是不足與有為也故自暴者彊自棄者弱模按程子初說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或問十章之說朱子曰程子初說至深切矣第三說却自暴自棄最為的當皆宜深味也且曠其安宅則必放僻邪侈而安其所不可安之居矣舍其正路則必行險僥倖而由其所不可由之塗矣安宅正路人皆有之而自暴自棄以至於此可哀也已○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

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爾通古字

通用易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

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

矣信於友有故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

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於獲

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身不誠反求諸身而其所以為善之心有不實也不明乎善不能即事以窮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

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是故誠者天之道

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

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

至極也揚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

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集疏曰或問十二章諸說有未盡者乎曰獲上信友悅親誠身皆以有道言之則是有不由其道以求之者矣若諛說苟容以求獲乎上便佞諂隨以信乎友阿意曲從以求悅乎親冥行助長而求以誠其身者皆是也孟子之言固已開其所入之塗矣而其支徑別歧亦不可以弗之察也又曰呂氏論明善直以

為凡在我者皆明其情狀而知所從來殊不知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所謂善要當明其當然而識其所以然使吾心曉然真知善之為善而不可不為是乃所謂明善者若曰知在我者之所從來而已則恐其狹而未究於理也其於思誠直以為知有是善於吾身而已是亦未知孟子所謂誠身正謂心思言行之間能實踐其所明之善而有諸身也揆案此章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相傳無異道而明善誠身實傳道之要訣也蓋明善即致知誠身即誠意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由思誠以造於誠由人道以達天道及其至一也而動不動又只在誠不誠之間此又是孟子要其微驗處喫緊以告人然子思以誠之言人之道而孟子易之以思誠子思言形著動變而孟子止於動者以思出於心於學者用功尤為有力而動者正指上文獲上信友悅親而言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

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鰥寡孤獨廢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來就其養非求仕也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焉於虔反○二老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衆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者暗與此合但其意則有公私之辨學者又不可以不察也

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七年以

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

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

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

之聲其罪而責之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

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

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為去聲林氏

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況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

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辟與聞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結諸侯如撫秦張儀之類辟

開墾也任土地謂分土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之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集疏曰案范氏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所以守位曰仁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況於人命可不重哉尹氏曰湯武之征以正伐不正救民於塗炭也戰國之戰以亂益亂殘人民耳而求富之為之強戰是何異於助桀而富桀也或問十四章之說朱子曰范氏所論重人命者尤善尹氏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尤可深味也問任土地者亦次於刑何也曰只為他是欲富國不是欲為民但強占土地開墾將去欲為已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

眸子眊焉

眸子音年瞭音了眊音耄○良善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

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

焉廋哉

焉於廋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

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

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

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惡人之不順已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集疏曰朱子曰聖人但顧義

理之是非不問利害之當否衆人則反是且如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聖人但知恭儉不可不為爾衆人則以為我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我我不奪人則人亦不奪我便是計較利害之私要之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胡

氏所謂天理人欲
同行而異情者也

○溥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

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與平聲
援音爰

○溥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
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錙也稱物輕重而往

來以取中者也權
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言今

天下大亂民遭陷溺亦當從權
以援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

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
之非若嫂溺可手援也

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
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己守

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集疏曰朱子曰事有緩急理有大小此等處皆須以權稱之或問執中無權之權與嫂溺援手之權微不同否曰執中無權之權稍輕嫂溺援手之權較重亦有淺深也○公孫

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不親教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

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

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

夷則惡矣

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子之心又責其父

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

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

則不祥莫大焉

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

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集疏曰：或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楊氏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又曰：孟子曰：易子而教，蓋考之孔子為然也。若孔子自教其子，則鯉所未學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又奚問焉？陳亢又奚稱曰：君子之遠其子也？或問十八章之說，朱子曰：楊氏得之矣。徐氏引穀梁子曰：羈貫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不以不孝為罪，而以不就師傳為罪，亦善引據者。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

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守身持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

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
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

孰不為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

天下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

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

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

則可謂養志也

養去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

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

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

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集疏曰程子曰事親若曾子而曰可者非謂曾子未盡善也又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孝為有餘也又曰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間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也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之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又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言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或問十

九章之說曰程子至矣所論
曾子周公先儒所不及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

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謫間去聲○趙氏曰

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者物之所取正也書
曰格其非心愚謂間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
非不足過謫行政之失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
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
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
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
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
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
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
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

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集疏曰案張子曰君心未免乎非則雖百賢衆政亦莫能正范氏曰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居仁由義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正己而物自正故能正君君不正己豈能正君君者本也庶民末也君者源也庶民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故君仁則一國之人無不仁君義則一國之人無不義君正則一國之人無不正大人身以正君心為事君心一正則國自定矣楊氏曰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須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人或問二十章之說朱子曰程子張子范楊皆深得之可詳味也又曰大人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能感格處然亦須有箇開導底

道理不但默默而已伊川解遇主于巷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禮義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正此意也又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三句當作一句讀某嘗說此處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須急忙

○孟子曰有不

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

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

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王勉

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已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
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

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
驩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

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

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

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
日也館客舍也王

驩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
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者焉

故孟子姑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
其勇於受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

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彊辯飾非聞
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

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鋪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

鋪啜也

鋪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鋪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

之○集疏曰或問樂正子從子敖何也曰嘗考孟子之書王驪齊王之韋臣蓋欲自託孟子以取重故孟子使滕則王必以驪為介孟子未嘗與言行事至弔於公行子之家又不與之言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樂正子不察乎此而輕身以從之意者特藉其資糧與馬以見孟子而已故孟子以鋪啜罪之若孟子之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疑驪以是積憾而去之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

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為無之為去聲

○舜告焉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瞽瞍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集疏曰模又案程子曰舜不告而娶者堯得以命瞽瞍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朱子曰范氏之說本孟子正意也程子又推明一說尤見聖人所處義理之精然以事理度之但見其未及告而受堯之命耳其後固不容不告而遂娶以歸也○孟子曰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

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其意蓋亦猶此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

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

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

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盛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集疏曰案范氏曰仁義禮智不止一端而已然事親從兄仁義禮智之本也知所以事親又知所以從兄又能節文其為樂也豈不至哉尹氏曰仁義之實事親從兄是也不知仁義之實則禮樂為虛矣蓋有諸中然後有以形諸外也或問實之為精實何也朱子曰是有數義有

以實對虛而言者有以實對偽而言者有以實對華而言者此所謂實則以對華而為言耳曰何也曰以實對虛而言者曰仁義理也孝弟事也理虛而事實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以事為實可矣謂理為虛則理豈虛而無物之謂乎以實對偽而言者曰莫非仁義也惟孝弟發於人心之不偽此孝弟所以為仁義之實也然謂孝弟為不偽可矣謂凡惻隱羞惡之發皆人之所偽為可乎惟以實對華而言則以為凡仁義之見於日用者惟此為根本精實之所在必先立乎此而後其光華技藝有以發見於事業之間此說為得之耳又曰實字有對名而言者謂名實之實有對理而言者謂事實之實有對華而言者謂華實之實也今這實字不是名實事實正是華實仁之實本只是事親推廣之愛人利物無非是仁義之實本只是從兄推廣之忠君弟長無非是義事親從兄便是仁義之實推廣出去者乃是仁義華采又曰此一段緊要在五箇實字上如仁是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義是長長而貴貴貴貴而尊賢在家時未便到仁民愛物未事君時未到貴貴未從師友時未到尊賢且須先從事親從兄上做將去這箇便是仁義之實仁民愛物貴貴尊賢便是仁義之英華若理會得這箇便知得其他那分明見得而守定不移便是智之實行得恰好便是禮之實由中而出無所勉強便是樂之實大凡一段中必有緊要處這一段只是這實字緊要又曰專言仁則包四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問仁之實一段只是仁義兩箇生出禮智來曰太極初生亦只是陰陽然後方有其他問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曰如今勉強安排如何得樂到常常做得熟自然浹洽通快周流不息油然而生不能自己只是到樂處難生若只恁地把捉安排纔忘記又斷了這如何樂如何得生問節文曰節是等級文如升降揖遜之類模謂益子言四端益之以樂而乃不及於信者蓋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故土於四行

無不在而信於四端亦無不在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樂之實即此信為之本也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乃以事親屬之仁從兄屬之義若不同矣而朱子乃為其意亦猶此也何邪蓋有子言仁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所言仁義即所謂偏言之仁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合而言之則推其事親者以從其兄此孝弟所以為仁之本也分而言之則事親而孝從兄而弟所以為仁之實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既曰知斯二者已足以見智之實矣而又必曰弗去何也易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貞固二字朱子亦曰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是也體仁嘉會利物皆一字而貞固獨二字知則知其貞固則守之固蓋萬物之成始而成終所以為貞也孟子言惻隱羞惡辭遜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獨有兩面則智之為二可知矣若又推之凡屬北方者皆有兩面如五行水土俱王於子五藏心肝脾肺皆一而腎獨二四方青龍朱

崔白虎皆一而玄武獨二造化之妙莫不皆然此貞之所
以成終而作始智之所以既知之而又弗去也但孟子
于此章只以仁義為本而又以事親從兄為行仁義之
本蓋事親從兄乃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也智
則吾心虛靈知覺之妙經緯乎其中者也終之以禮樂
又所以節之樂之使良心之發油然而生而不能自己
者也見得孟子此章所論四端雖異乎常說而其說自
確然而不可易超乎常序而其序自井然而不可紊此
實孟子深造自得之妙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蓋嘗論之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所以為德語其全體而極其
大用不過生而已生之外無他道也人得天地發生之
心以為心故曰仁仁主於愛愛莫切於事親莫先於從
兄孟子發出實字正是要人就精實上立得根本根本
茂盛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民物所
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由此而發生即本立而
道生之意若智之知而弗去與禮之節文猶是守之也

到得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則化之矣此箇生意又復生生而不已正如天地造化一元之氣浹洽通貫而萬物之生意自有不容遏學者若就事親從兄良心真切處從精實做工夫來到得十分純熟便自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亦自有不容遏此學問之極功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

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

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言舜視天下之歸已如草

芥而惟欲得其親而順之也得者曲為承順以得其心之悅而已順則有以喻之於道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尤人所難也為人蓋泛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

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

之謂大孝

底之爾反○瞽瞍舜父名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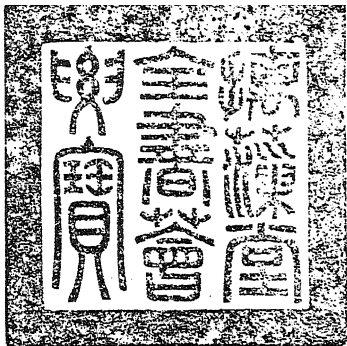
不格姦亦允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顧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謂大孝也○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

是處耳○集疏曰問為人為子兩出朱子曰人字只說大經子字却說得重得乎親者不問事之是非但能曲為承順則可以得親之悅苟有孝心者皆可能也順乎親則和那道理也順了非特得親之悅又使之不陷於

非義此所以為尤難也。○李氏名侗字愿中號
延平先生羅仲素名從彥陳了翁名瓘字瑩中



孟子集疏卷七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魏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集疏卷八至

詳校官主事銜_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七十五

經部

孟子集疏卷八

宋 蔡模 撰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

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

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

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

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刺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

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其揆度也

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集疏曰朱子曰

言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君合符節正謂是爾或問孟子以舜卒於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邪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則亦論而闕之可也問符節之制曰古人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周禮中有以玉為符節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今使者謂之蕩節也刺之為符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也如發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契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

美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孟子

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經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

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

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洧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

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辟與聞同焉於虔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閭人為之辟之

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況國中之水當涉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

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益子之意矣○集疏曰或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邪曰孔子之言通乎臣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矣曰子產濟人之事有仁人之心焉其惠雖小猶不失乎為政之本若益子所謂先王之政者乃獨以時修橋梁而已將不反為治之末邪徒謹於此而愛人之心不至吾恐其所以自結於民者或反不若子產之深也曰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而結其驩虞之愛顧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已

不免於有所遺矣況以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邪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非不知為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何邪曰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其慮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難而為是者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以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援本塞源之意也此說最為得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

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

為去聲下

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

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

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

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

其田祿里居前
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

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

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

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宣王之
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

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
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

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
改之子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集疏曰案呂氏曰

此說君臣相待厚薄感應之理非謂待之之禮當如寇
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韓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

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
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是君臣之

義○潘興
嗣字延之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

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

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

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

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集疏曰或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程子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予人為義過于是非義之義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矣須精義入神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

○孟子曰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

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樂音洛○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集疏曰朱子曰養者非速使之中使之才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之謂下以善養人同○孟子

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

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為所為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集疏曰或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邪抑恐其亦言已之不善邪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揚氏

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集疏曰或問揚氏之說曰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於此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又曰稱人之善不可有心於溢美稱人之惡不可有心於溢惡皆不為已甚之事也或上龜山書云徐行後長得堯舜之道不為已甚知仲尼之心龜山平日喜此兩句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

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集疏曰或問諸說曰尹氏所謂信果在其中者亦其言外之餘意也○孟子曰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集疏曰或問赤子之心張子呂氏以為未發而程子以為已發夫赤子之心固不可為未發然豈不亦有未發之時乎曰程子之告呂與叔固自以前所謂言心皆指已發者為未當矣夫赤子之心衆人之心各有未發已發之時但赤子之心未有私意人慾之累故雖其已發而未必中節要亦為未遠乎中耳曰程子所謂聖人之明鑑止水其所以異於赤子之純一無偽者何也曰赤子之心全未有知然以其未有私意人慾之累也則亦純一無偽而已爾衆人既有所知則雜乎私意人慾而失之聖人則明物察倫酬酢萬變而私意人慾淨盡不留是以若明鑑止水之湛然不動而物無不照也又曰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

不同處張敬夫謂從初不失此恐太拘既失而反之却到此地位亦何害其為不失乎又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赤子無所知無所能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是無知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能底純一無偽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

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

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集疏曰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無得而言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此亦說得好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

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

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
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
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
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
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
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
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
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
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饜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
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集疏曰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何也曰學是理則
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
不可以彊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
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

之外而責效於日用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寂之功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致乎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躡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未得其所居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為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為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

則滔滔汨汨不舍晝夜或汭或汭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問集註道者進為之方是如何曰此是趙岐之說亦未甚親切却只是循道以進耳又云君子深造之以道語勢似稍倒道字合在深造之前方是蓋道是造道之方法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今日深造之以道是深造之以其方法也以道是工夫深造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不是以道能以道而為之不已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蓋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只管有衮衮地出來無窮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水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又如富人大寶藏裏只管取只管有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

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物頭頭件件皆撞著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是如此又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正與淺躁相反若不深造而欲以淺迫得之便是彊探力取深造者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所謂優游饜飫只深造後自如此非深造之外別又欲其自得也與下章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博

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集疏曰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楊氏曰楊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與孟子之言

異矣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以為約卓而守之中乎或問十五章之說朱子曰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正以知要而言也然亦上章之餘意故記者屬之蓋博學詳說者以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說約者則欲其自得之深也曰揚氏分別益揚得失如何曰意極親切然語亦有未盡使讀者不能無疑蓋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而一貫之耳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說之而又卒會于約蓋所謂博且詳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由揚子之言則所謂約者乃博中之一物方其博也固不知此之為約而茫然泛然雜取乎其外及其約也則又守此一物而於所謂博者之中僅乃處其千萬之一焉是亦何足以為約而守之乎以是推之則揚氏之意得矣又曰約自博中來既博學又詳說講學直是精確將來臨事自有箇頭緒纔

有頭緒便見簡約若是平日講貫得不詳悉及至臨事只覺得千頭萬緒更理會不下如此則豈得爲約又云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簡約程子說格物處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又云某嘗不喜揚子雲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之說多聞了又更要一箇約去守他正如說貫通了又別去尋討簡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

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

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

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頗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集疏曰朱子曰以善服人者唯恐人之進於善也如張華之對晉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類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之不入於善也若湯之事葛

遺之牛羊使人往
為之耕之類是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

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

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

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

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

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苟

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

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澮田間水道也澮

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躡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集疏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且更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

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

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

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事物

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彊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集疏曰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幾希處曰人物之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氣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有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此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子所以謂之幾希又云察深

於明與易繫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同程子曰人只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又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然後由仁義行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義而行或問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行張子程子之說如何曰是三言者以學者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識心正也以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矣二夫子之言亦以其始終條理言之非真以為有先後也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上經歷一一理會過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

昌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

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

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
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

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怠德之盛

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

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

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
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
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
之所常存而人心之所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
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
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集
疏曰問湯莫是執中道以立賢否朱子曰不然執中自
是執中立賢自是立賢但執中却與子莫之執中不同

故集註謂守而不失也問程張皆以望道為望治集註謂求道之切如此竊謂博施濟衆修己以安百姓堯舜猶以為病文王之心即此心也不知是否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又曰望道而未之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之見其純而不已如是或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曰詩曰垂帶而厲鄭箋曰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故陸氏釋文序論音讀之訛曰而如靡異則混讀互用久矣曰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之心也奈何曰正以其德為聖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聖人之心也胡不以視民如傷例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於道雖已與之為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曰有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之私心窺度聖人者之言

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病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如何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 ○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

平王東遷而政教疏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

乘去聲檮音逃杌音兀○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

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

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

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此又承上韋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集疏曰楊氏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雅之詩亡矣雅亡則無政春秋所為作也然孔子曰述而不作孟子曰孔子作春秋何也蓋當是時周雖未亡所存者名位而已慶賞刑威不行焉孔子以一字為褒貶以代刑賞前此未有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謂之作然其事則齊桓晉

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是亦述之而已胡氏春秋傳曰案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泰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先儒謂自東遷之後泰離降為國風而雅亡矣恐是孔子刪詩之時降之曰亦是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如周南召南在鎬豐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時其詩為泰離只是二南進而為二雅二雅退而為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是如登山到得泰離時節便是下坡了蔡氏云王者之迹熄傷王者之迹熄而其義不明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言春秋所載之事與文也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冒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孔子有王者之德而無王者之位故竊取王者之義而定二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竊取者以無其位而用其法所謂罪我者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所謂知我者

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派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

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詞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集疏曰張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蓋謂孟子去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

澤在人我得私取以為善朱子曰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

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

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

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于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集疏曰朱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是先見得可以取後來却見得可以無取如此而取之則傷於廉矣蓋後來見者尤定故也與死亦然或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傷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

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其失為難知也。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王彥輔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其不可哉？蓋視義為去就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程子聞而語之曰：不然義無對朱子曰：程子所謂義無對者精約有味問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韋擇之不精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與而輕死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篡夏

自立後為冢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

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
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
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
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
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
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

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

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

上聲乘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叩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殺之賊蒙乃逆倚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集疏曰程子曰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孟子曰西

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

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齊側皆反○惡人醜貌者

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

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

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

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

亦大矣

惡為皆去聲○天下之理本皆順利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

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
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天之高也星辰

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

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還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
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
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厯者以上古
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厯元也○程子曰此章專
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
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
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集疏曰問程子謂則語
助也故者本如是也今言天下萬物之性必求其故者
只是欲順而不害之也此說如何朱子曰則字亦不可
作助語看了則有不足之意性最難名狀天下之言性
者止說得故而已矣故字難為別下字如故有所以然
之意利順也順其所以然則不失其本性矣問程子以

為言天下萬物之性何也曰此倒說了文勢只是云天下之言性者止可說故而已矣如此則天下萬物之性在其間矣故是已然之迹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有箇已然之迹但只順利處便是故之本如水之性故下也然搏之過顙激之在山便非其性爾仁義禮智性也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此即性之故也四端則無不順利然四端皆有相反者如殘忍之非仁不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即故之不利者也又曰故者已然之迹也如性之有仁義禮智不可得而見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則有已然之迹矣然四者之發非有所矯揉而後成也非以利為本邪語錄云性最難名狀所以只就故上說故是已發見者便分明易見集註謂故者已然之迹緣無箇字下得故下箇跡字或問程子以此章專為智而發今以章首之言推之恐其或為性發而非智之謂也曰不然章首之言所以發明天下事物莫不各有

自然之理又皆有跡而可尋以見智之不必用而不可
用其下遂言惡夫鑿智之說而卒又歸章首之意使其
專為性發則其言之詳略豈當若是其倒置哉問故者
以利為本與苟求其故一般否曰歷象自今日推筭而
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此已然之迹
可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躔度有少差錯久之自復
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是
皆鑿之謂也模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即禹貢導荷
澤導岍導嶓冢導弱水導黑水導河導漾導江導沅水
導淮導渭導洛凡十二處無非因水性之所以然而導
也達之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

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

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

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為

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

其禁今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集疏曰或問此章之說愚嘗聞之師曰陳司敗譏孔子為有黨而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而孟子辨之如此其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之言而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揖則已微見圭角矣然猶可也而又必盡其辭焉此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學者於此宜致

察焉又曰朝廷之禮旣然則當是之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驩事於出吊處已見之此章之意則以朝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

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

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集疏曰問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否曰非也他這箇從存心上說下來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底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

仁者愛人有

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

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彊

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

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忠者盡已之謂我必不忠恐所

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

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

焉

難去聲○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

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集疏曰朱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

鄉人是則可憂也此便是知恥知恥則進學不得不勇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

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夫音扶○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集疏曰或問楊氏以孟子之自反不如顏子之不校愚謂此說固善然不校者不見可校乃盛德自然之事自反者反求諸己乃下學用力之方高下淺深各有攸當學者若於橫逆之來不務自反而欲直以不校為事則亦妄意躡等而卒為類墮苟且之歸矣可不審哉曰古之聖人多矣必言舜為法於天下何也曰法者人倫而已也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尤可以見焉故特舉舜而為言耳然其所謂法者亦豈舜之

自為哉但性天之妙人所難明而舜之所行有以盡發其蘊使天下後世無不見聞故舉舜以為法耳程子所謂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者正謂此也○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

子賢之

事見前篇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

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

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

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

急也

由與猶同○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

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

任亦能憂禹
稷之憂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

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

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

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集疏曰案程子曰記曰君子而時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張子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顏子固可以為禹稷之事如不伐善無施勞是乃禹稷之事也顏子勿用耳其出其處更觀人臨時志守如何楊氏荅陳瑩中曰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過門不入弗予其子至胼胝手足而不為病君子不

謂之過顏淵在陋巷飯疏飲水終日如愚然君子不謂之不及蓋禹稷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顏淵閉戶者也故孟子曰易地則皆然若顏淵禹稷不當其可則是揚墨而已君子不與也揆案程子上仁祖書有曰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者顏回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深有得乎顏子居亂世之意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

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

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戮羞辱也狠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

善而不相遇也

夫音扶○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

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

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

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

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子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并反養去聲○言章

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

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集疏曰：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楊氏之論得之，據章之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雖是父不是，然便至如此蕩業出妻屏子終身不養，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耳。後人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子之不孝，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也。必若孟子之所處，然後可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又曰：匡章想是箇拘彊底人，觀其意屬於陳仲子，可見惟其皆是此樣人，所以說得合。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

此其忠且敬也冠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冠退則反殆於

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

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志

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

有齊冠或曰冠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

以不去之意如此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

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

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摧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

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瞞古覓反○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

耳豈有異於人哉○集疏曰楊氏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正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已○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

告其妻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
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
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
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
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
從外來驕其妻妾

施音迤又音易墻音燭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

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
知也墻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

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集疏曰黃氏云孟子於辭受出處之際未嘗不拳拳焉齊王欲見則辭以疾王驩輔行則不與言欲授以室則却而不從欲留其行則臥而不應枉尺直尋則非之不辨禮義則非之既譬以鑽穴隙相窺又譬以登龍斷而罔利至於牆間之喻辭旨懇切若是者何邪義與利之間君子小人之所由分而天下國家治亂之所關繫也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之公則辭受出處惟義之從惟命之安是既足以全吾此心之德矣以之治人則必能立懦而激貪以之事君則必能仗節而死義何人欲之私者反是

卑辱苟賤惟利之趨既已喪其本心矣則傷風敗教欺
君誤國皆斯人爲之也聖賢安得不深致其戒哉今觀
墻間一章所以形容其苟賤之態雖三尺童子亦知惡
之然流俗滔滔務爲卑諂工簡牘事苞苴脅肩諂笑搖
尾乞憐自少至老自朝至暮無一念不在於是視吾身
心爲何物視天下國家爲何事其未得之也則憂愁窮
戚若不可以終日及其志得意滿則驕其親戚傲其里
閭然其可賤尤甚於墻間而莫之覺也學者要當深明
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
氣然後知孟子之言誠末俗之箴砭也

孟子集疏卷八